



作家出版社

胡曼荻(美)著

走过千山万水，
月依然是故乡明。
这便是美漂的
纠结。

美漂



胡曼荻

SOARING OVER AMERICA

美漂
手卷

SOARING OVER AMERICA

胡曼荻（美）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3-31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漂/胡曼荻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063-6702-8

I. ①美…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909号

美 漂

作 者: 胡曼荻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于文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02-8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胡曼荻，美籍华裔，本名胡喜梅，自幼熟读《红楼梦》，文风受之影响而婉约精雅，且知性大方。其毕业自南开大学，曾供职天津日报，于新加坡出版散文集《中国女孩》和纪实报告《目击中国经济》，现旅居美国，其夫君为美国律师丹纽·柯恩博士。

Mandy Hu, formerly known as Ximei Hu, is a Chinese born American citizen. Mandy rea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her childhood, and her graceful, generous writing style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novel. A graduate of Nankai University, Mandy worked as a reporter at the Tianjin Daily prior to living in Singapore, where she published two books, on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called "China Girl", and the other a documentary report titled "Witnessing the Economy of China". Mandy currently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er husband, Daniel Conneen, Esq., and is working on her follow-up novel to Soaring over America.

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如浮萍般的华裔，在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日夜颠倒的美国尘世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红尘之梦，亦是一部关于华裔在美国的移民梦解，堪称一部海外《红楼梦》。

小说以华裔女律师姬韶邈在美国的执业经历及其异国恋情为主线，以她身边的人物和发生的故事为副线，来描述华裔在美国社会的浮沉漂梦。小说以一种平缓而知性的行文娓娓道来，故事情节看似淡漠，却丝丝环扣，让人读来欲罢不能。

小说也独特地以一位华裔女律师的视角，解释美国的移民法和华裔的美国之殇，勾画华裔移民在美众生相和取得美国绿卡的种种渠道，是关于新一代华裔知识分子在美立足之叙事写真录，更可称为一部关于美国移民法律介绍的小说版本；小说同时将美国的风土人情和习俗节庆，在书中融汇描述和阐叙，言绘出一幅华裔美国清明上河图。

此书亦可称为美国版的《平凡的世界》，美漂的主题令人唏嘘。

Introduction

Soaring over America, a novel by Mandy Hu, present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dreams of Chinese born persons living in America, separated from China by thousands of miles, thousand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reversal of day and night. Soaring over America interprets the immigration dreams of the Chinese, and can be called an overseas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novel depicts the life of female Chinese lawyer Shaoli Ji, her practice of immigratio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r romance with an American to convey the floating dreams of ethnic Chinese living through their ups and downs in American society.

就这样在得与失之间纠结并漂着

——关于胡曼荻笔下的《美漂》及其他

熊培云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每个关心中国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面对饮鸩止渴式的发展，我注意到这样一种倾向，即几十年来的中国正在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过去是为了乌托邦而否定现在，如今则是因为急功近利只顾现在而不见未来。前者是为理想牺牲现实，为未来丢掉现在；后者则是为现实牺牲理想，为现在丢掉未来。

话虽如此，不过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毕竟，这片土地上有梦想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至少我周围聚集着不少这样的人。就在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其中一个为大家所热议的话题就是“中国梦”。中国人可以大张旗鼓地谈论他们关于时代的梦想，不得不说，这是个好兆头。正如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在中国谈中国梦的人不是在做梦，而是在表达内心最真实的主张。

有关中国梦的环节让我想起此前不久在美国旅行时看到的一份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据《今日美国》报道，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虽然我不知道相同的问卷在中国会得出一个怎样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它既是国家的梦想，更是个人的梦想。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你有什么中国梦？我曾经在网上做过一个简短的询问。多数人的回答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国家，而且能够实现自己“多赚点钱，早日移民美国实现美国梦”的中国梦。这不是简单

的自我解嘲，而是许多人的真实想法。“别我长城，抵美湖区”，在芝加哥的华人博物馆楼梯的拐角，我看到这样几个字。在那里，我不只看到了美漂的艰辛，也听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那一刻，四周都安静下来。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初，我在美国观摩大选。在费城的一个子夜时分，与胡曼荻（原名胡喜梅）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正站在费城独立宫和宪法中心的草坪上，感慨美国的诞生。一阵寒暄之后，她开着车，载着我在费城简单地转了一圈。胡曼荻是我原先工作单位的同事，不过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她正好离开。其后，偶尔听到同事提到她的名字。在我并不清晰的印象中，她出国了。先是新加坡，然后是到了美国，做起了美漂。

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胡曼荻在谈到美漂生活时发出的一声叹息，“怎么说呢，现在国内也不错……”也许，这只是不经意的一叹，却被我捕捉到了。我不知道这位在费城打拼的中国女人是在叹息自己曾经的抉择，还是叹息笔底人物的命运。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当年刚到欧洲没多久，我便想着回国，我觉得时间在中国一边，我觉得我生命的激情都在那片土地上，尽管那里还有许多事情都不尽如人意。

在国外，你或许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你却远离了内心世界的中心——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正在苦难中洗心革面以求自新，同时有着无数机遇的中国。这样的時候，你很难断定自己远走他国究竟是得乐园还是失乐园。这种纠结正是许多美漂、英漂、法漂的共同心境。正如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的一样，“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说说我眼中的小说。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个有着一沓子梦想的人。这些年，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尚未着手。曾经与某电视台的主持人聊天，她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说梦”。我算得上是一个吧。每天晚上，我都会做漫长的梦，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

织，一环扣一环。如果都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篇小说、一部部电影了。我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告诉别人——其实是在提醒自己——写一部好的小说也是我一生中的最大的梦想。有时候甚至觉得平生所有积累与辛劳，都为将来能够写这样一部小说，在那里我找回了自己，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是的，不但要平起平坐，而且只要平起平坐。与其说这是透着一股傲慢劲儿，不如说它所体现的更多是节制与谦卑。这其实也关系到我对小说的理解。我不太喜欢小说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之类的鬼话，因为事实上它们须臾不可分离。我也不认同作家因为手中有笔，便可以充当上帝的角色。他必须是个谦卑的记录者，他应该跟着笔底人物的命运走，而不是自己在小说中生杀予夺、呼风唤雨。

还记得几年前，我看国内某部热播的电视剧，感觉编剧在这里不仅是“职业撒谎者”，还是诅咒者。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憎恶小三，于是让剧本中的小三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而失去生育能力。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报复？为什么在作者眼里我看不到一点仁慈？我说的仁慈绝不是肤浅地要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绝大部分中国作品中或缺的一种精神。即使是你创造的人物，无论他是多么卑微，无论你怎么厌恶他，他也都是有生命的，而不是你撒豆成兵的道具。余华的小说《活着》，虽然惨烈无比，却是充满仁慈的。

不展开说了，我一事无成，却在谈自己有关小说的主张，着实于心不安。两年前，我曾经在一周内写了十万字，但很快又停笔封存了。我只当它是一点点未来写作的素材，至于什么时候完成，恐怕是遥遥无期了。不过我相信，当我的笔醒来的时候，它会牵着我，诚心诚意地走。在文字面前，我是个虔诚的圣徒，我一生只听从它的摆布。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拉拉杂杂，说了许多本书以外的话。就此搁笔吧。愿胡曼荻带回来的美漂故事，能使那些远走异国他乡的

人，激起一些内心的共鸣。也抱歉我从美国回来的这些天，一直忙碌于积压的一些事情，让这篇小序一拖再拖。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现实的小说之中，最要紧的，还是带着心底的诚实与自由，做好自己生活里的主人公。

目 录

7	第一章		
		惜别旧都车赴新池	恩叙故知君憩纽约
8	第二章		
		考资格历千辛万苦	试身手赢青睐有加
17	第三章		
		探纳斯达克远烦躁	会中国客人追浮名
25	第四章		
		工作签证快捷获得	润博酒家孤独放鸽
33	第五章		
		清华才子终脱险境	万圣鬼节诡秘邂逅
43	第六章		
		同声传译一面之缘	青春拐点两度之运
50	第七章		
		又见陞德重重玄机	时代广场好事多磨
59	第八章		
		赴名镇吃感恩大餐	会家人观团圆胜景
69	第九章		
		圣诞礼物喜出望外	洛克菲勒冰上起舞
81	第十章		
		苔温晚宴水落石出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90	第十一章		
		赠物情浓引千丝乱	相逢触景惊前缘断
98	第十二章		
		中央公园断肠踏雪	玩具佳店童心未泯

106 第十三章

辞旧迎新迷离狂欢 千禧之夜歌舞升平

114 第十四章

匆匆阻挠难撼成局 意想不到节外生枝

122 第十五章

芳心已许挽回无力 旧友重逢意外收获

130 第十六章

绿卡忽至情意难诉 疑若连环夜寞单影

139 第十七章

华埠逍遥陶然忘机 世界橱窗猝然摊牌

147 第十八章

圣瓦伦丁天各一方 一念之差一世之诺

155 第十九章

移民中介事出有因 去意已决释然以待

163 第二十章

告别午宴祝福相随 归去来兮执手暂别

170 第二十一章

重返费城安居乐业 老友故朋广而告之

178 第二十二章

佳人有梦一见如故 红颜女子命运迥异

185 第二十三章

移民讲座头头是道 绿卡面试化险为夷

192 第二十四章

母亲驾到卢怡尽孝 浑身解数理查示爱

200 第二十五章

上官晓芸贵客临门 韶邈接案名人绿卡

208 第二十六章

守株待兔安娜加盟 仲夏惊喜理查求婚

215 第二十七章

新娘礼会赛瑞筹办 车站相遇韶邈难挨

223 第二十八章

美国婚礼隆重盛大 伴娘候相酒宴捧花

233 第二十九章

法庭伉俪情定姻缘 新英格兰蜜月小践

241 第三十章

首当地主韶邈购屋 亲教驾车陆德献媚

249 第三十一章

倾力相助慷慨解囊 跨国网遇情窦再启

257 第三十二章

千里姻缘情心孤迥 海关惊魂世间不平

265 第三十三章

凤凰涅槃焕发新生 一卡难求人世纷争

273 第三十四章

美国华报一人当关 弱女惘然勇者无惧

281 第三十五章

不速客离奇偏个案 巧对证四两拨千斤

291 第三十六章

强词夺理水落石出 真真假假平淡为首

299 第三十七章

折中取舍只求存生 金色冒险偷渡无畏

307 第三十八章

章杨购屋回国发展 美琪应诗分享琐碎

316 第三十九章

美网之赛心留遗憾 新居烧烤老友齐聚

324 第四十章

恰逢奇日宝宝诞生 人间悲剧世贸坍塌

333 跋

第一章

惜别旧都车赴新池

恩叙故知君憩纽约

五月天，黄昏时分，落日慵懒地挂在天边。天穹无云，暮色无垠，琥珀色的天空迷蒙不可及。

在新泽西去纽约的必经之路上，一红色吉普自南向北驰骋，路边丛林郁郁，犹如脱缰般速离速远。姬韶邈坐在副驾驶位上，右手托腮，安静地在一种无为中任物随影动，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也许是一分兴奋；恰似一丝忐忑不安，抑或如一分激动。此时此刻，思弦难得小憩。

她看看身边的卢怡，其坐在驾驶位，看起来则静若处子，两眼贯注前方，聚精会神。路面一马平川，韶邈若有所思，轻声对卢怡说：“在路边的休息站歇会儿吧。”卢怡看着她，没有说什么，会意一笑并点点头。

卢怡是韶邈在中国就读南开大学本科时的学姐，虽然只是高她一届，来美国却早她三年，已学业有成并在曼哈顿世贸大厦的写字楼里找到一份高级白领的工作，算是已经在大苹果之城立脚扎根了。听说姬韶邈要从费城搬到纽约市，自告奋勇地驾着她的红色吉普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来接她，然后返回纽约。姬韶邈在宾大三年，除了书本外，生活积累下来的东西寥寥无几，一辆吉普都还没

有装满。卢怡看着那不多的东西有些诧异，问：“你的东西这么少？”姬韶邈俏皮地直指自己的脑袋和桌上的笔记本电脑：“都在这里了。”

不觉在宾大待了已三年。姬韶邈想起刚刚还坐在那露天草坪上，闻着丝丝草香，青草乍割除后才有的味道沁入心扉，迟迟不愿离去。原本人声鼎沸的地方，变得空空荡荡的，骤然安静起来，宁静得连草坪上松鼠跳跃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韶邈看着那松鼠忽有些感怀，小东西一点也不怯生，细细的眼睛雪亮地瞪着她，一股脑将大尾巴警惕地翘起来。姬韶邈和那灵物对视了一会儿，不禁笑了。

宾大每年的毕业典礼都是在校园里的露天草坪上举行的，校方每年这个时节都在草坪上布置些帐篷，白色的，在绿色的草坪上格外醒目，是毕业典礼的一道风景。三年了，转瞬即逝。韶邈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是一块敲门砖而已，也许为在美国以后的生活打开了一扇大门，大门后面的精彩，便要自己慢慢琢磨了。在美国也许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客，可能还没有琢磨出大宅院里的精彩便要归国了。

卢怡看她有点走神，便笑着打趣她：“我的大律师，要赶快上路了，否则我们今晚要露宿街头了。”也是，自己在宾大校园附近的一栋楼里所租赁的公寓原本都是一年一续约的，租约还没有到期，已和房东达成口头协议，那个胖胖的美国人允许她转租出去，说退回她先前所支付的相当于两个月房租的押金，还要了她在纽约的地址，答应在未来一两个月将押金给她寄过去，但让她当天必须搬出去，马上会有人搬进来。费城已经没有她的安身之处了。朋友很多，露宿街头不太可能，只是没有自己的窝了。

韶邈看着卢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宾大倒是有些朋友可以帮忙，可是总觉得不太好意思。从来都不喜欢麻烦人家，虽常常给别人当排忧解难的角色。她总记着父亲的口训：帮别人总好过被人帮助，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对于卢怡，像亲人胜过朋

友，也许是在南开的共同记忆，使彼此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在休息站小憩一时，离纽约市区已经很近，马上要到荷兰隧道了。对韶邈来说，纽约是来美第一站，在那里入关的，乱糟糟惊鸿一瞥。也去过纽约几次，但其时都是匆匆过客，现在则是要去纽约定居了，在中城的一间律师楼工作。本来需要支付一万美金搬家津贴，韶邈有些被吓到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家可以搬，两个行李一个包而已。韶邈想由此便被律师楼锁定了。没想到所里对她照顾有加，令她更诧异的是，所里还特别助她租赁了一套高层公寓，在曼哈顿西畔。当然租金是需要她支付的，纽约费用自然很贵，但十二万五千美金的年薪除了生活费，支付租金应是绰绰有余的。因忙于毕业的事情，姬韶邈只是看过一次，都是律师楼的秘书米歇尔在帮她联系，米歇尔说她到了以后，直接到前台拿钥匙就可以了。公寓是有二十四小时门卫的，离律师楼大概只有十几条街道，走路就可以上班的。

韶邈还不太会开车。美国考取驾照并不需要上专门的学校，只要会开车的都可以言传身教过把老师瘾。她已通过笔试，拿到了学车准许证。这不是驾照，只是笔试后的准行证，可以开车，但须有会开车的人坐在副驾驶，才能上路。韶邈懒得去找人学车，免得把别人唬得心惊肉跳，便那样挂着学车的事。

她喜欢走路的感觉，看路人的形态各异。对开车有一种恐惧，小时候有晕车症。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有一辆专车，那时在中国有汽车的人家还是凤毛麟角的，偏偏她一坐进车里便开始晕菜。虽然长大了，不再晕车了，但是她还是把开车放在心中一处被遗忘的角落。费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觉得在美国不会开车是寸步难行的，好在三年的法学院让她忙得只有三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和公寓；更何况她选择了在纽约开始自己的律师生涯。都说在纽约是不需要开车就可以生活得好好的，也有很多纽约佬一辈子都不会开车，没有驾照，和生活在别地儿美国人的生活截然不同。

纽约是卢怡的后花园，过了荷兰隧道，直线开了一段时间，绕

了几个弯，当韶邈还对纽约的路有点找不到北时，忽然听到：“这就是你的窝了。”

卢怡说时便已停在一栋高层公寓门口。韶邈惊诧于卢怡的认路本领，卢怡微微一笑，有些轻描淡写：“在纽约开车不容易，太多黄色的士不守规矩，路还是很容易认的：南北是街，从一街到一百多街；东西是道，从第一大道到第十二大道，加上百老汇和麦迪逊等平行的大道，以及东西两边靠海岸的快车封闭道，你不会在纽约走丢的。”

韶邈仰头，很高的一栋楼，大概二三十层，亮红色的大理石外墙壁在暮阳中映出许多斑驳之影，一栋不是很华丽却显得专业人士那种庄重板眼的旧楼。自己来过一次，再来却依然生疏，每到一陌生地最初的感觉都是漫无头绪。卢怡将她的行李搁下后，因不好停车，便要告辞了。

韶邈还在犯晕，她对卢怡说：“怎样谢你，都不要上去吗？”

卢怡捋捋她的长发，笑笑说：“我们还客气什么？等你安顿好后我再玩。”说完便很快驾车离开了。

韶邈看着那红色吉普车在拐弯处绝尘后，才回过神来，径直走向公寓的玻璃门。专职的门卫早已看到她，拉开玻璃门等着她。韶邈走进去，看到大楼前台还坐着一位男管家，卷卷的头发，轮廓似意大利人后裔。这栋公寓是二十四小时管家服务，大厦管家的英文词是一个很怪的拼写：concierge，韶邈费了很多工夫才记住这个单词。其实这应该是一个法国单词借过来的，所以发出来的音有些饶舌。卷发似乎知道她的到来，听她报出名字，看了她的证件，将一把钥匙递来，并说道：“健身房在三十层，您的房间在二十七楼。”二十七，这么巧，是她芳龄的数字。韶邈暗暗有些诧异，又觉得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她舒了一口气：终于要安定了，这便是以后几年在纽约的窝了。

韶邈将房门打开，蓦然放松下来：在纽约安家了。公寓是一个L形的居室，不是特别大，厨房、客厅、卫生间和卧室都在这一间